

少年輩不解事

子長次郎而至甫十一囑曰今日父子之緣盡矣汝事兄猶父勿敢違命也遣去筆吏安久津九兵衛為可廣知舊時侍其側問曰公劍刃剝矣甲斐豈衷鏢子鎧乎可廣曰彼雖狂悖豈衷甲哉又告酒井氏多傷者曰我為彼所傷固也我豈傷彼哉而傷彼將不利于公室少年輩不解事或快而稱之不思之甚又問古内氏何以獨無創傷曰古内氏一人無事亦國家之幸也若皆死則誰了後事於是遂命九兵衛喪葬諸事與半彌曰向者在他邸故叱之也事既訖乃曰死期至矣勿須藥而猶以憂國家安危為言至

憂國之言至死不絕口

死不絕口死時五十八可廣嗜國歌將死有絕命辭辭云身仁積留老奈忘禮曾春波花秋波紅葉毛脆久散留世仁半彌終喪襲稱六左衛門家藏記

雜記

古内主膳先見主膳重廣

義山公之薨也古内主膳殉之其將死謂其子曰我所以憂於國者有二嗣侯之嗜酒也兵部君之有才也是已子怪問曰嗜酒則聞命矣有才之於國家也似可賀不可憂奈何主膳曰才有數種苟有才而其心不出于正則憂莫甚焉兒輩屬目于斯人他日必知我言之不誣矣即就死後十一年宗勝弄權伊東采

女為其所斥采女即主膳子出嗣伊東氏者也人服

主膳之先見而憫其後之不幸焉在田俚諺抄

左近將監忠茂

萬治初侯有失行立花左近將監伊達兵部少輔使

里見重勝傳命曰侯之無狀稍聞幕府將有所處故

戚族相議欲使侯讓封而老焉若幕府有削地之命

諸士無乃異議乎眾無敢應者與山大學曰是國家

與山大學言其志

大事盡各言其志皆默然大學扼腕曰吾且陳愚意

侯少壯即讓封欲全家國也幕府且削地則讓封何

益且侯雖失行未嘗觸犯幕府何削地之有若不得

命則舉藩有死而已眾慨然從之重勝又曰二氏更

有龜千代君在

有命大藩非幼冲所克任侯而老其誰襲封大學厲

聲曰有龜千代君在何更問嗣若以他人擬之則我

百萬臣子有何面目能見藩祖于地下眾又從其議

造酒務重直

貞享二年肯山公使古内重直詢訪舊事大學手書

亦對如此舊臣傳記○按重勝忠直今有二氏之命

也大學與重勝不相善其言無乃失實乎錄備考

乘名松雲嘗謂人曰吾初仕板倉内膳正適有伊達

氏之獄内膳正歸自酒井氏相語曰今日與州臣原

田甲斐斬伊達安藝柴田外記斬甲斐酒井氏諸士

不知事由欲併殺之古内志摩擲腰力呼曰大獄未

志摩應祥之智

河內守止騷擾

決同僚皆死誰敢了此局者某欲為寡君保生請勿  
 誤某也於是皆退去志摩非有應祥之智則豈得逃  
 其難哉是可以觀志摩之非苟生矣仙臺人物志  
 酒井氏邸中變作諸執政從者在門外皆疑各主有  
 變相排而入騷擾殊甚監門者制之不已酒井氏世  
 子河內守當戶大聲呼曰兇人既死諸公無恙勿以  
 為念眾即定南塾衆抄  
 石水幕府麾下士落合某子薙髮為僧行脚諸州未  
 住于涌谷圓同寺嘗與板倉氏有舊以故受藝州君  
 密旨屢往還江戶得伸當日事情於幕廷者實與有

石水題詩

姦黨遺種不容於世

力焉及事平兵庫君欲有所報石水題詩於壁去詩  
 曰石居水宿也風流到處溪山任杖頭此去禪棲天  
 下濶扶來六十有餘州遂不知其所往錄傳  
 渡邊金兵衛子為僧住本吉郡某寺一日僧梵誦坐  
 有旅裝者七八人沓至拽僧至里外斬首斷手足皆  
 為寸段謂里人曰是姦黨子也故至此汝等棄尸勿  
 葬苟告諸官汝等亦有禍矣乃散去吁自有寬文之  
 事至此蓋亦數十年而人之不容姦黨遺種如此善  
 惡之報可不畏乎在田俚諺抄

盡忠錄

仙臺

佐藤焯書

212.3

盡忠錄終

明治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同十四年七月 出板

相續人  
兼出版

官城縣平民

齋藤大三郎

住所陸前國官城縣下  
遠田郡沼邊村世番地

校正人

官城縣士族

國分平

住所陸前國官城縣下  
仙臺區定禪寺通六番地

出版人

官城縣平民

伊勢安右衛門

住所陸前國官城縣下  
仙臺區國分町五番地